

使历史和当代相得益彰

12日下午，习近平来到潮州市考察。位于潮州古城东门外的广济桥始建于南宋年间，横跨韩江两岸，风格独特，集梁桥、浮桥、拱桥于一体，被誉为“世界上最早的启闭式桥梁”。习近平沿桥步行，察看桥亭、浮桥，眺望韩江两岸风貌，了解桥梁历史文化特色，听取广济桥修复保护情况介绍。习近平强调，广济桥历史上几经重建和修缮，凝聚了不同时期劳动人民的匠心和智慧，具有重要的历史、科学、艺术价值，是潮州历史文化的重要标志。要珍惜和保护这份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不能搞过度修缮、过度开发，尽可能保留历史原貌。要抓好韩江流域综合治理，让韩

江秀水长清。

随后，习近平步行穿过广济桥畔的广济门，沿石阶登上广济楼。在楼上展厅里，习近平察看潮州非遗文化作品，观看非遗项目传承人代表的现场制作演示，并同他们亲切交流，了解潮州传统技艺传承情况。习近平指出，潮州文化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是岭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文化的重要支脉。以潮绣、潮瓷、潮雕、潮

塑、潮剧和工夫茶、潮州菜等为代表的潮州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华文化的瑰宝。要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积极培养传承人，让非物质文化遗产绽放出更加迷人的光彩。

习近平来到二层檐廊，举目远眺，韩江水阔，长桥卧波。在听取广济楼历史和古城修复保护情况汇报后，习近平强调，包括广济桥、广济楼在内的潮州古城比较好地保留了下来，实属

难得，弥足珍贵。在改造老城、开发新城过程中，要保护好城市历史文化遗存，延续城市文脉，使历史和当代相得益彰。

——摘自《习近平在广东考察时强调 以更大魄力在更高层次上推进改革开放 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走在全国前列创造新的辉煌》（人民日报2020年10月16日第1版）



本栏目主持人：刘少华

乌镇：枕水而生 触“网”愈盛

本报记者 叶子

“我的家乡乌镇，历史悠久……漫长的岁月和迢迢千里的远隔，从未遮断我的乡思”，这是文学巨匠茅盾笔下的浙江乌镇。京杭大运河流经杭嘉湖平原时，与这个小镇擦肩而过。镇内蛛丝网纵横交错，水运商贸由此而兴。自2014年以来，每年秋冬季节，互联网大咖纷至沓来，最新科技炫目登场。乌镇是谈到互联网时绕不开的一个节点。

枕水而生，触“网”愈盛。水运网和互联网这两张网，连起了乌镇的历史与现在，也织就了这个小镇的未来。

千年古镇重获新生

11月下旬，一年一度的世界互联网大会·互联网发展论坛召开之际，记者来到乌镇，秋雨淅沥，寒意逼人。

“来了，今天冷吧？先坐下喝碗糖水暖暖吧！”一进屋，民宿老板潘旭东带着笑迎上来，递上一碗热红豆汤。

环顾屋内，木质的长条形桌上铺着蓝色印花布，下面摆着烤火的铁盆，木头椅子上系着手工缝制的坐垫。昏黄灯光照耀下，温着姜汤的壶冒出一圈圈雾气。一旁，老板13个月大的女儿正在母亲的搀扶下蹒跚着步，外婆拿拨浪鼓逗她，小姑娘嘴里便唧唧呀呀的，偶尔还会蹦出“妈妈”“爸爸”等几个简单词语，吸引了全屋人的注意力。阴雨天，心却是明朗的。

地处浙江省桐乡市北部的乌镇，有1300年建镇史，自古就是水乡泽国。因水成市，傍河成埠，历史上乌镇从宋代起逐渐发展为江南贸易重镇，明代嘉靖时期《乌青镇志》更是记载：“富商大贾数千里攀万金而来，摩肩接踵如都会”，一派城府气象。今日一看，的确是清水穿城过，人家尽枕河，弹丸小镇聚集烟火万家。谈起往日，老乌镇人却缓缓地摆摆手，他们知道：乌镇，并非从来如此繁华。

进入20世纪下半叶，年轻人大量外流，大批历史民居衰败和拆除，乌镇水乡风貌渐失，屋旧人稀，破败凋零，昔日江南明珠遂首垢面，犹如迟暮美人。

作为土生土长的桐乡人，乌镇前镇长张建林见识过曾经乌镇“真实的破旧”。在他印象中，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乌镇进镇的路很差，河水又黑又臭，大批古建筑濒危。

“车子跳，乌镇到。”这是早年浙江人对乌镇的口头禅，意思是只要你感觉车子猛烈颠簸，就意味着到了乌镇，用来比喻乌镇当年路况很差。的确如此，乌镇曾是桐乡最后一个通公路的乡镇，直到1992年乌镇北栅通江苏省的公路才打通。那时乌镇人最好的工作便是到镇上几个国营工厂上班，后来工厂陆续倒闭，人们的生活每况愈下。

1995年，画家陈丹青去杭州，绕到乌镇，他这样描述当时的景象：“东西栅破败凄凉，剩几户老人，听评弹，打牌，河边衰墙边停着垃圾堆、鸟笼子、还有家家的马桶，年轻人走光了。那种没落颓败，味道是好极了，我原是江南人，走走看看，绝对对怀自己的旧，可是全镇完全被世界遗忘……”

1999年，桐乡市委市政府决定对乌镇古镇进行保护性开发和整治，以保护历史遗产来开发旅游。

与其他地方搞开发大兴土木、盖高楼、建开发区不同，乌镇的改造是从拆除景区内旁五层楼高的百货大楼开始的。本着“整旧如故、以存其真”的原则，乌镇从邻近乡里收集旧料，将水泥路面全部恢复为青石板路；墙面不是粉刷成鲜亮的颜色，而是将白灰与黑灰混合，在绿植的映衬下更显斑驳；陈年的门窗窗框好不是油漆一新，而是按古法用桐油两度刷漆……

如今，行走乌镇，抬头不见电线电缆，低头难觅水管管道，连空调外机都用木条层层包裹“藏”在水阁（为了增加利用空间，乌镇将房舍的一部分架设在河上，下面用圆木桩或石柱打入河床中，当地称作“水阁”）下面。圆木桩“新”后，江南水乡小镇再现，人们熟悉的乌镇又回来了。

还原江南梦里水乡

撑一把雨伞，到乌镇景区随便转转。但见青砖黛瓦

石板巷，小桥流水水篷船，世代传承的叙昌酱园里依旧酱香浓郁，染坊晒架上蓝印花布随风摇曳，昭明书院里读书人静坐品读，书生羊肉面馆里顾客大快朵颐。船上、桥上、石板路上，四处游人不断。潘旭东说：乌镇一直很热闹，今年受疫情影响，人算少的咯！

根据中青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发布的数据，2019年，乌镇累计接待游客918.26万人次，中青旅乌镇景区业务在营业收入和净利润高位基数上，仍然实现双增长。在江南，水乡并不鲜见，乌镇何以备受青睐？

著名建筑师姚仁喜在设计建造乌镇剧院时曾考虑，乌镇是一个像梦一样的地方，所以乌镇剧院最大的任务就是要延续人们的梦想。于是他以盛开在水乡的并蒂莲为设计理念，造出了后人称赞的“中国最美剧院”。

一个梦字，抓住了乌镇的精髓。在乌镇拍过电视剧《似水年华》的歌手、乌镇旅游形象代言人刘若英说，乌镇是巷口的姑嫂饼，是路边的臭豆腐，是老摊上的三白酒，是桥下的菊花茶。对于游客而言，乌镇给他们造出了完美的江南水乡梦。而将人们包裹进一个叫乌镇的梦里的，除了抬眼可见的亭台楼阁、白墙黛瓦、小桥流水、桨声灯影，更离不开地道的人文体验。

其实，乌镇西栅景区开发历经4载，投资超10亿元，买断原住民的民居产权，将1000多户人家悉数搬至西栅外，等景区建好之后，再请乌镇人回来工作、经营、生活。因此，游客来到这里，看不到外地人开的全国连锁的店铺，也没有此起彼伏的临街叫卖招揽旅客，而是真正走近乌镇人的生活。可以说，乌镇实现了最本真的“还原”。

潘旭东就是搬出去后又回来工作的。乌镇民宿沿西市河蜿蜒分布，由乌镇历史民居改建而成，502间（套）客房形式多样，但都由乌镇旅游集团统一规范经营，以数字编号。潘旭东经营的是17幢，客房装修布置等全不要操心，他只是当房东，尽力为住店客人提供服务。如今，他和妻子儿女守在民宿，家里长辈也常常过来帮忙，一家人围坐在堂屋一起吃饭，其乐融融，跟旧时光景一样。客人来了，也跟回到自家一样。

民宿2B乙的老板，同样是返乡创业的年轻人。因着地道的家常味，他家虽只设了2张餐桌，只有一份固定菜单，却成为美食推荐应用上的前几名，墙上贴满了世界各地客人的留言。有英文的“delicious”（好吃），有重庆话“巴适得很”（舒服），有人写下打油诗“乌镇风景美如画，本想吟诗赠店家，奈何自己没文化，一句好吃走天下”，更多人说下次来乌镇一定要再来喝一口老板做的砂锅鱼头汤。

游客蓝先生爱逛市场，他觉得这是最具烟火气的地方。体验一番早茶客，是他来乌镇的一个重要理由。水

上早市，是随着乌镇的水阁风貌和充沛水系而形成的特色景象。以前，人们将货物陈列在船上，临河的居民只要吆喝一声，船就会摇到水阁边，乌镇人不出门也可以买到新鲜的蔬菜水果。习俗延续至今，四乡的居民不再把集市看成是添补家用的途径，而是作为一种生活乐趣。

清晨7时，晨雾还没散去，水市口就熙熙攘攘热闹起来，八方来船已挤满了河道，除了南瓜、番茄、辣椒等蔬菜水果，集市上还有本地的水产摊和干货摊，甲鱼、小河虾、梅干菜等备受喜爱。两边的水阁里，茶馆、肉铺、小吃店、豆腐摊也早早卸下门板开张了，来吃早茶的游客顺便逛逛早市，水乡的一天拉开了序幕。

妙的是，在乌镇，早茶客不是游人的专属体验，乌镇人的一天正是从早茶开始。你看那三三两两坐着的，不少讲着吴侬软语。本地人、外地客，融进了同一个梦里。

注入全新互联网基因

“你们去去年‘互联网之光’博览会看过没有啦？好多高科技好厉害的……”湖上一壶菊花茶，老姐妹们团团围坐，乌镇人何阿姨打开了话匣子。在信息不通的时代，茶馆是新闻中心；如今，喝的还是茶，分享的却不只家长里短，还有互联网领域的最新消息。

微信公众号“星球研究所”在文章《什么是乌镇》中写到：“它是古镇却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古镇，它很时尚、很前卫，乌镇戏剧节蜚声全国，世界互联网大会将其定为永久会址。”自2014年首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在乌镇举办以来，乌镇走上数字化、国际化的发展快车道，加速与5G、大数据、云计算、工业互联网等拥抱。

老乌镇人邵云说，第一届“互联网之光”博览会时，他看到机器人还很好奇，跟它打招呼，机器人的一句俏皮回复，能让周围的人笑成一片。谁能想到，今天机器人早已进入饭店等不少场所，承担起保洁、安全巡逻等重要工作。

2019年，“哪吒号”5G自动微公交在乌镇运营，在

世界互联网大会期间为嘉宾提供接驳服务。老乌镇人沈佳良激动地发朋友圈说：“5G无人驾驶已上线，乌镇马路上可以围观啦！”

今年，82岁的乌镇人胡晖成了抖音上的“网红奶奶”。在乌镇人民公园入口处，胡晖对着一块大屏幕问道：“乌镇宝宝，今天的菜价是多少？”随即，屏幕上便清晰列出当天乌镇各类菜品的价格。在AI虚拟广场舞运动区，大妈们不用自带扩音器，通过5G网络就能在大屏上学习当下热门舞蹈。胡晖说，她喜欢智慧公园里这个“能唱歌会跳舞的老师”。

许多人不知道，早在2003年西栅开发之初，为了游客拥有便捷的网络体验，乌镇有预见性地埋下了宽带网线。某种意义上，这些网线也为乌镇的未来发展埋下了伏笔，注入了互联网基因。从此，乌镇全方位融入“互联网+”元素。

2014年首届世界互联网大会时，全镇“翻箱倒柜”才找了13家勉强与互联网、数字经济有关的企业。而截至2019年底，乌镇共引进数字经济类项目1120个，计划总投资425亿元。乌镇所在的桐乡市，数字经济企业数量由2014年底的355家发展到2019年底的1950家，数字经济核心制造业产值从54亿元增长到157.8亿元。

“从前的日子变得慢，车、马、邮件都慢，一生只够爱一个人。”乌镇人木心的诗歌这样写。以前，慢节奏、旧风味是乌镇的底色；现在，千年古镇站到了信息时代的最前沿，快和新也成为乌镇标签。



乌镇夜景。

薛俊摄（人民视觉）

全国劳动模范徐子龙——

最青春的日子在非洲

谢萌萌

11月24日，2020年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国中铁国际集团川铁国际经济技术合作有限公司员工徐子龙获得“全国劳动模范”荣誉称号，在这种高光时刻，他却没能去人民大会堂领奖，而是继续在境外为企业开拓市场。

16年来，徐子龙远离亲人、克服孤独、战胜疾病和战争的威胁，在遥远陌生的国度，在中国企业“走出去”的道路上留下了自己的汗水和足迹，带着初心，勇敢地站在海外项目的工地上，为中国建筑企业外经事业作出了真真切切的贡献。

40岁的徐子龙在海外一线从事外经工作16年，其中13个年头在非洲尼日利亚。

初见徐子龙，第一印象，皮肤特别黑，一身蓝色工装，头戴红色安全帽，鬓角的头发因为太长，被眼镜腿压得向两边翘着，看上去有点

“土”，这与我想象中西服革履的外经人员形象大相径庭。

后来，听了他的故事，我在心里一点点勾勒作为国际工程的外经人员本来的样子。

“在陌生的国家开拓市场，是很难。要么呆几年就回国了，要么不服输，我选择后者。”徐子龙这样说。

2004年，英语专业毕业的徐子龙被派往中铁国际尼日利亚公司工作。说是公司，其实三四年间，阿布贾办事处只有徐子龙一个人和一名外聘的当地司机。徐子龙把工作重点放在了市场开发。为考察项目，他开着一辆二手车，钻进过600公里外的原始森林，差点迷了路；不小心误入土匪包围圈，死里逃生；遭遇车祸，车

子险些翻下深沟，就这样，不服输的徐子龙硬是用3个月时间，历经近10万公里，把尼日利亚36个州跑了个遍，掌握了各地基建资料，形成以南部市场为重点的开发思路和工作目标。2008年，尼日利亚公司先后中标了科吉体育场、阿洛玛公路、依切公路、依古梅公路等项目，合同额达到4500万美元，创尼日利亚公司新签合同额历史新高。同时以在建项目为依托，大力实施滚动开发，在2009年至2016期间共中标21个项目，合同额约2亿美元。

终于，在徐子龙和他所带领的国际工程共同努力下，当地人不仅对



2016年，徐子龙（中）为尼日利亚科吉州立大学教学医院项目奠基。资料图片

伙子，徐子龙。

“在海外做工程的都不怕苦。”徐子龙这样说。

在尼日利亚期间，徐子龙写过一篇日记叫《非洲雄鹰》，里面有这样一句话：“我最青春的时光是在尼日利亚度过的，但这期间我也有遗憾。”还有1周就要回国休假了，参加工作就一直在非洲，快10年了还没带父母出去转转呢，这次徐子龙提前订好了回国的机票，做好攻略要带父母和弟弟出去旅游。

凌晨2点，急促的电话铃声格外刺耳，徐子龙心里一紧：“这个时候来电话，不会是项目上有什么事吧？”

电话那头是母亲虚弱的哭泣声，徐子龙的父亲车祸去世了。人在极度悲伤的时候，往往哭不出来。23个小时的飞机，徐子龙1分钟也没有合眼，眼睛瞪得通红，他回想着父亲的音容笑貌，悔恨自己没能早点回家，也担心母亲和弟弟，不知道家里现在什么状况。

在家料理完父亲的后事，两个月后徐子龙又返回了尼日利亚，我问他，“你不想过干脆不去非洲了？”徐子龙说，“想过。我想去把工作交接了，就回来。但是回到项目上，总感觉我是属于这里的，就这么离开了，心里有些不甘，而且这里离不开我，我不能撒手就不管，也就又留下了。”

原来这才是国际工程人最真实的样子，不服输，肯吃苦，守诚信，也有遗憾。其实所谓担当，不过是普通人在困难中选择了一以贯之；所谓责任，不过是普通人在负重中选择务实进取。